



念真情

姐爱穿。快七十岁的人了，整天把自己扎古得用唐山话说“亲”似的。一擦帽子了，看见新鲜的还买。仗着会缝纫机，不停去市场买布，不断给自己给朋友做衣服。没学过裁剪，给谁做都不量尺寸，姐做出来衣服不仅穿着合身，样子还时髦。每做成一件，姐都拍上照片，微信过来，问我喜欢不喜欢，给我。每次我都毫不留情说不喜欢，不好看，谁爱穿给谁去吧。我知道，姐一准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下次发我，还说不好看，还不要。姐倒是长点记性，别做了，别给我做了。不中。她还做。我还拒绝。一次姐特别掏心窝子跟我说，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忒愿意我做了衣服你喜欢，你穿上比我自己穿上我还高兴。你咋就不喜欢呢？

原来我不这样。姐给我做的啥，买的啥我都特别喜欢。

姐十五、六岁给我做的凉鞋，布的，苹果绿，白色，偏带的。大人都比不过她。我穿上谁都夸漂亮。姐给我织过一条围巾，红色，黑边儿，紧挨着黑边是一圈黄色的工字。有位邻居是个大学老师，他说，这条围巾可以拿到广交会去卖。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事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服装依然单调。姐给我做了件白衬衫，领子和前襟用的是蓝白小格子布，做的时候没量尺寸，做成穿上简直天衣无缝。

到了九十年代，服装开始多样些。姐不怎么做了。去外地开会常常给我买衣服。姐有眼光，买的衣服一点不土。无论颜色，款式我都喜欢。浅灰的喇叭裤，铁锈红搭腰过膝的呢子大衣，白色的出口转内销的夹克棉服……哪件穿上都让人眼前一亮。

不知怎么，这几年开始，姐买的，做的



昨日月

我丈母娘有一台缝纫机，什么时候有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是蜜蜂牌的，是上海产的第一代缝纫机。这台缝纫机陪着丈母娘做了一辈子针线活儿，丈母娘没了，缝纫机还在。

我和丈母娘是一个村的，我小时候我丈母娘就给我做过衣服，但那时候她还不是我丈母娘。她给全村的人都做过衣服，她靠踩缝纫机帮助过很多人，也挣到过一些钱。那时候我丈人任在外地工作，家里地里全靠丈母娘一个人劳动，但不管活儿有多脏，人有多累，她穿得总是那么得体。那时候还不时兴做广告，她全家人身上的衣服，就是她做衣服的广告。



思想起

暖暖的阳光铺陈下来，照在身上有一种久违的感动。窗外丽日晴空，空气稍有些沉重。

现在的你整天关心的掰开手指头也能数得出来，不过是家里的这几个人。

电话号码你只记住了三个孩子的手机号，连自己的手机号都要写在小本子上，记不住。你戴上老花镜读书看报，多看的是养生的生活小常识。比如吃小块的土豆低脂肪营养，苹果和橙子天天吃一个，猪肉少吃。你如数家珍地告诉我电视上老中医讲的各种保健知识。你怕老去。

昨天晚上爸爸兴冲冲打来电话，告诉我你背会了两首诗，让背给我听听。你接电话，吭吭哧哧地大声背道：“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蒹葭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你像个背得不熟的小学生，有两个字音不对，但是认真极了，真不像平时那个点火就着的人。

今儿早上我给你打电话，问你忘了没有。你说会背，醒来在床上背了一遍。你马上极为熟练地给我背下来。我大声地告诉你这两首诗的题目。一个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你说另一个是苏轼。我说是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爸爸让我拿本诗词书来，你俩天天背两首，以防得老年痴呆。我把书橱里蒙了灰尘的三本书擦干净给你带上，一本《千家诗句解》，一本《唐诗

我和姐的那些事儿

□ 赵冀

衣服我都不喜欢了。姐的风格大体是职业加淑女。我更喜欢宽松飘逸的文艺型服饰。明知各自服装风格渐渐地迥异，如同水火，互换交叉融合无望。姐涛声依旧。好在我不给我买了，做，还没彻底死心，侥幸哪件说不定被我选中，穿起。还不闲着地做，不停地发给我，不嫌烦地问我喜欢不。

这真让我烦之又烦。

姐爱美。即使我俩有事约见面，她也梳头洗脸抹口红换衣服，换鞋。我穿着随意，经常素颜朝天。姐这么“捣腾”让我常常不好意思正视她。

姐在家不在家都把家收拾得客厅似的。床单平展，沙发、桌椅、橱柜一尘不见。近年好些，以前，床单、被罩、窗帘、沙发套、椅子套都是白色系列。常常来者不忍落座。

姐年轻时，家里橱柜三天两头换位置。她也不嫌累。这几年消停了，不换了。改换沙发套、桌布、电视、空调罩了。我笑她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姐连擀面棍、菜面板都用白布扎了套子套上。真不嫌费事啊。

姐随母亲，爱吃粽子，爱自己包粽子。母亲在世，端午节必包粽子。粽叶、江米是农村亲戚送的，大红枣自己买来。米和红枣提前泡上，粽叶煮好，早晨六点就包上了。母亲主包，姐跟着。一包一大盆，一煮一大锅，然后，挨着家，楼上楼下的给。我不管包，管送。母亲不在了。姐开始包粽子。尤其这些年，年年如此，一年不落。弟弟妹妹，儿媳的妈家，老同事，老朋友，邻居……一包就是十斤米的。包完了还送给到家里。

我说姐你别包了，超市四季天天有售。没人当稀罕的了。姐不听。照包不误。姐说，年年包，今年不包我心里不得劲。我说，

姐，你年年包，年年送，我心里不得劲。姐说，有啥不得劲的？谁让我是姐呢？

小时候特别依赖姐。她小学，我学前。每天放学都去学校等她。她是班长，放学要整队，带队。没下课我就趴在教室后门窗玻璃往里看。她写作业背对我，同桌的看见我了，用手推她，你妹，你妹。我赶忙把头缩回。好容易下课铃响，姐站起，收拾好书包，快步跑出教室，招呼同学们排队回家。我也赶紧跑过去，挤在最后，尾随着出了学校。姐一会招呼同学排好，小心过往的行人和自行车，一会还要踮着脚往回望望我，一脸焦急和无奈。姐上学，我跟着。越着急，越怕迟到，我越胆小，黏着她。就跟着她走，她快我快，她急我跑，我追不上了，还生追，没法儿，姐就背着我。说背二十步。我说我数着数。开始，姐迈一步，我数一步。快到二十步了，姐迈两步我数一步，气的姐没法儿。姐就晃悠身子，我在她后背上晃了起来。铃……眼看到学校门口了，预备铃响起。姐放下我，小妹快回家，姐迟到了，快回去，快回去吧。姐又着急，又有些生气。我不买账，跺脚不肯走。姐的同学这个从兜掏出一小块桔子瓣糖，那个把两个辫子并一起，褪下一个辫绳给我……我这才站原地，看着姐和同学三步并两步急急跑向校门。该放学了，又到学校等姐回家。回家了，姐吃饭。之前我已吃过。姐叫我坐到饭桌前，把她留的那份玉米面发面饼或者菜饼饼分给我一半，我嘴里说着不吃不吃，吃饱了吃饱了，手已经伸出去接过来吃进嘴里。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

小时候跟姐特别亲。一天见不到她，就想得没法没法。有一次姐用自行车带我去六十里外的亲戚家，说好了姐送我后

她回来，我住亲戚家几天。我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姐一推车子要往回返，我抓住车子后衣架说啥也不撒手，不让姐走。亲戚劝，拿好吃的，左哄右哄，我说啥也不留下，非跟姐一起回家。无奈，姐只得又带着我回来了。

那年姐十六岁，我十岁。

也许是长大了，渐老了，有主意，有主见了。原来跟姐啥话都说，不说，心里堵得慌。渐渐的，跟姐话少了。拉家常，似乎我俩都不擅长。聊文化写作，姐没有嗜好。说些家长里短，好像我们姐俩从来都没涉及过。说说穿戴？姐跟我的审美截然不同，也聊不到一起。除了这些，还能有啥呢？姐有糖尿病，腿疼，体重还超重。电话或见面我劝她管住嘴，少吃甜的，少吃饭，控制体重。姐不愿意听，没说两句她就岔开话题。给她买药，向她推荐药，怕我花钱，紧着说她的病没事儿，没事儿。让我别为她担心。其实，我愿意姐少操心我，少管别人的事，有空健健身，少做家务，少扎缝纫机，少做活。她不听。她说看书眼花了，健身腿疼，不收拾屋，看着心烦。做点针线，扎件衣服啥的，有意思。姐还绣十字绣，编塑料球球的纸巾盒，大苹果。这家一个，那家一个，乐此不疲。我健身，瑜伽，小旅游，写东西。虽然也做家务，不像姐那么投入，那么痴迷。姐和我，似乎一直都想让对方如自己那样活着。到头来，依旧各有所好。多少次拨通姐的手机，心里想着跟她敞开心扉像朋友那么聊聊，不知怎么，一接通，姐一搭话，瞬间我就放弃了初衷，又回归老生常谈的谈话路数。常常就事论事，说完了就完。姐虽然还是姐，妹妹也还是妹妹，可就是彼此再也无法走进对方的心里。

有时候真想回到从前。回到黏着姐的那个时候。

丈母娘的缝纫机

□ 冯柳岸

听丈母娘说她从小就喜欢穿戴，可那时期在农村穿的戴的都不好买，各家各户的衣服都是家里的妈们做的，手拙的妈不会做衣服，就得花钱找裁缝去做，那时候的裁缝和木匠都很吃香。为了让自己和家人都少花钱，还穿得好，丈母娘跟一位会裁缝的亲戚学会了做衣服。

丈母娘成家以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台自己的缝纫机，为此，她省吃俭用，辛勤劳动，攒了好几年，才攒够了158元买缝纫机的钱。有了缝纫机，不仅全家的衣服都能做了，左邻右舍也跟着沾了光。由于她的手艺好，做得衣服细致好看，求她做衣服的越来越多，忙不过来了，她就开始适当地收一点

辛苦费。村里很多大姑娘小媳妇都想跟着丈母娘学手艺，她虽没什么文化，但也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就真的办起了裁缝培训班，没成想一炮打响，名声远扬，连外村的裁缝爱好者都慕名来交学费，培训班一办就办了好几期，我丈母娘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也敢说徒弟百八十。

娶了丈母娘的女儿以后，最让我骄傲的是丈母娘为我做了一身蓝呢子军便服。呢子布料厚，不好缝制，里边还要加衬里料，不容易做服实，很多土裁缝都不敢在呢料上下剪子。但丈母娘为我做的呢子军便服，却是又服实又合身又美观。一穿上那身军便服，我都舍不得脱。听别人夸我的

衣服好看时，就怕人家不问我自己衣服是从哪儿买的，因为人家不问，我就没法骄傲地说是我丈母娘做的。呢子毛都穿光了也没舍得扔，送给了老家的老姨夫，还当好衣服穿了好几年。

我丈母娘也有以我为骄傲的时候。我会画画，她会用缝纫机绣花，她绣的帘帘、枕套、电风扇罩上的花鸟鱼虫都是我帮她画的，当有人问她从哪儿找来的花样儿时，她也会像我一样骄傲地说，是我家姑爷画的，完了还跟一句，你要是想绣，我让他也帮你画……

那天去擦丈母娘的缝纫机，眼泪掉了一缝纫机板……

你未老去

□ 马俊茹

三百首》，一本《宋词选》。你怕老了傻了，拼命地想动脑筋记忆力。

中午你催我怎么还不回去。我说中午吃完饭再回。你说你姐回来买了排骨咱们炖着吃。我说你们吃吧，我不吃了。你放下电话喃喃地跟爸爸说我不回去吃，爸爸嚷嚷着说减肥中午也不用减啊。

你的耳朵对声音不大敏感了，但对我的感冒却嗅觉灵敏。这次流感高发，我又未能幸免，接连两次都被击中。你一下子就从电话里第一时间捕捉到了我生病，你似乎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恨恨地先是埋怨我怎么不注意离感冒的学生远点，然后是告诉我吃哪些药管事。这下你的时不时打来的电话除了问我好点没有，再没有其他内容，直到我的感冒彻底痊愈，你孩子般的高兴，像是卸下了一幅千斤的重担。

你最得意的便是在电话里向我回忆往事。一旦你的叙述得到我的首肯，你就发出欢快的笑声，像小孩子得到两块糖似的满足。那次你说了一个“不忘初心”，我表扬你与时俱进。你兴致更浓了，讲起了你们家族老一辈的坚持勤俭。我说好家风代代传，你可以把这些都写下来我帮你投给报社，告诉下一代优良的传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一个家族的魂，精神，根。之后你就写了下来，然后读给我听。你越来越听话，像小时候你听我的话一样。

你冬天来到城里猫冬，可是你联系着

老家的姐妹们，让她们给你攒自家鸡蛋，你买来，一个一个地数好，分成三堆，三个孩子一人一份，只给自己留几个。你说老家的鸡蛋纯天然，蛋黄黄，营养价值高。你不知，现代人最不缺的是营养，都营养过剩了。看着我们胖胖的，你才放心。

我告诉你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是市话费，打长途不贵了。可你仍是谨小慎微的，生怕打得时间长了，电话费多了给我添麻烦。我说你随便打电话，不用在乎那两个小钱。你把钟头换来好心情，比吃保健品还合适。你虽然知道了，但电话费始终不超过二十。咱俩之间的亲情电话每次都剩很多分钟，五元给一千多分钟的亲情电话优惠你总不大相信。

过了年，你又大了一岁。看着微信上发的“你的生命还能使用多久”充电模式的图示，我一阵心酸。50后还剩下不到一格，40后的你们呢？我不敢想。幸好你还未老去。

每次去看你，你都叮嘱我啥也别买，这超市都有，比城里便宜多了。我总是夸赞你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你则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哪天我去一天给你擦出底来就好收拾了。你还像当年一样把我当孩子看待，殊不知我早已成了孩子的妈妈。

我多想抱抱你呵，对你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可是我一说就说不出口。

阳光普照，屋子里温暖如春。每次回去我都假装给你按摩才好抚摸你稀疏的发，苍老的手，瘦弱的肩，嶙峋的背，孱弱的腿。你如一片枯萎的叶片在风中摇摇欲坠。你并不甘心让我费力帮你按摩，只一会你便爬起来，我怕我累，给我拿一个枕头让我歇会儿。你出去找来栗子或是花生剥开来，一粒一粒递给我，看着我吃。那样的时刻是不是让你想到了我们小时候？阳光暖着，孩子围着，炉火燃着，你是不是觉得满满的知足？你常叹息说了才知道什么都不重要，一家人守在一起天天看得见才是幸福。你多么奢望三个已中年的儿女都能围在你身边呵！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当你读到这些句子时，想到的一定是五口人曾经在一起虽穷却其乐融融的画面吧？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你也说过，人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活成一束光。你可知，追逐梦想的路途越来越远，有时会让我们忘了归宿。然而，无论飘多远，我们的根都在您身边。妈妈，您是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光源呵。

妈妈，我好爱你！这次，我要抱抱你！我终于抱了妈妈。她是如此单薄瘦弱。



摄影 周文静

黄山之恋

(组诗)

□ 金朝阳

迎客松

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想一睹你的风采
如今来到你的身边
才真正理解了
什么叫如诗如画
多少人争相拍照
以致使你应接不暇
我站在你的脚下
睁大双眼睛着照相机镜头
我看到了
看到了你粗大高耸的身躯
散发着浓浓的松香
看到那高昂的头颅
摇曳着串串微笑
看到你无暇抽回的手臂
挥洒着温馨和甜蜜
我真希望自己大脑也变成相机
让你的风姿充实我们生活的
每个瞬间

排云亭

排云亭周围的铁链
落满了蜂群一般密集的锁
开启的钥匙早已跳进山涧
让美好的愿望变成永恒
这里有长者的期望
也有孩提的梦想
更多的要数少男少女的誓言
看
前方的仙女正拨动爱的琴弦
把充满幸福的鲜花洒落
祝福你吧 祝福你
让我们的每一个承诺都像山一
样庄严
无论前方的路还有多长多险
我们都应站成山的高度
展现山一样的风范

飞来石

面对当年
女娲丢下的这块石头
这思绪的双翼飞出团团迷雾
原来女娲早就预言
她多炼的这块五色石
并非非白无故
可她的身材
不知历经多少个世纪
可知否
这飞来石却把好运
带给了每一个触及她的人
也带到了黄山
黄山走进了世界自然和文化遗
产的宫殿

团结松

登黄山不能不到始信峰
始信乃松的世界
数不完的卧龙黑虎
道不完的花爪连理
然而始信脚下
白鹤领前一簇金针松
相拥而长
河北老乡共聚松前
随着摄像师的口令
我们也站成了一棵
团结松



新诗叶